

死亡，
无法掩饰罪恶
Anne Frasier
因为亡者
能倾诉冤屈

安娜·弗雷泽

★《纽约时报》《今日美国》双料畅销作家

★达芙妮·杜穆里埃奖——最佳超自然类罗曼史

★美国罗曼史作家协会丽塔奖——最佳悬疑类罗曼史

人体解读师

The [美]安娜·弗雷泽著 陈罗皓肖维青译

Body Reader

人体解读师

【美】安娜·弗雷泽著 陈罗皓肖维青译

Body Reader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体解读师/ (美) 安娜·弗雷泽著; 陈罗皓, 肖维青译.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8

(血手印系列)

ISBN 978-7-5321-7211-5

I. ①人… II. ①安… ②陈… ③肖…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44216号

Copyright ©2016 by Anne Frasier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edition made possible under a license arrangement originating with Amazon Publishing,
www.apub.com.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9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7-823

书 名: 人体解读师
作 者: (美) 安娜·弗雷泽
译 者: 陈罗皓 肖维青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1.25
插 页: 2
字 数: 197,000
印 次: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7211-5/I.5749
定 价: 49.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37910000

死者的脸上留有生前的故事。

第一章

这一天，她停止了呼救。

这一天，她不再幻想土墙之外的世界。对她而言，那个世界消失了，属于她的位置也没有了。有个男人会时不时送来几碟食物。她什么都看不见，只能摸黑进食。她丧失了味觉，无法分辨送进嘴的食物是什么味道。

对她来说，如今的生活就是追踪楼上那人的脚步，就是每当那人走过水泥地时准备好聆听他的讲话。让人担忧的是她甚至有些期待那人的声音和到来。什么都比这一片死寂要来得痛快。

有时候，那家伙会把她拖出那间漆黑的牢房。牢房外是地下室。天花板上挂着的小灯泡非常刺眼，她的眼睛会不受控地哆嗦。她的嗓子仿佛生了锈，刺耳、陌生、空洞。只要她一开口，那个男人就会抽她耳光。

可是，这又算什么呢？

今天，那家伙把她领到地下室的排水口，拧开水龙头，用水管瞄着她。强力的水流在她赤裸的身体上炸开花，冷得刺骨。

可就算那样，她也一声不吭。她已经没了尖叫的本能。

“你真恶心。”

她觉得没错。也许这就是他不愿意碰自己的原因。恶心不是件坏事。

冲洗完毕后，他关掉了水龙头。因为寒冷，她在一边剧烈地颤抖。那种抖动真是一种有趣的反应，她置身事外地想着。

“快！滚回去！”

起初，她竭力保持住对自己感官的控制。有段时间，她不断提醒自己她是谁、她的发色还有她的脸型。但是她最终还是放弃了。这就是她现在的生活，她的头发和脸不论怎样都不会改变这里的生活。人一旦没了渴望，存活就变得容易起来；人一旦接受命运、不再挣扎，生存就不再难熬。因为这场无休止的噩梦再也不会被新的一天重置。

她蜷缩在牢房的地板上，双手抱膝，身子止不住地颤抖。

现在，他打算锁上房门。

“你可以再待一会儿么？”她的声音游丝一般纤细，“和我说会儿话？”

那个男人胡子拉碴、棕色的头发乱成一团。他盯着她，眼神阴冷、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显然并没有思考她的请求。如今，她变成了一件苦差事——一条他希望自己从未沾上但是现在不得不喂的狗。当然，前提是在他想到要喂她的时候。

他身后的灯泡闪了几下，熄掉了。整个房子顿时陷入一片寂静。黑暗中，他咕哝着咒骂了一番。

这里大概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但黑暗是她的朋友。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世界里，她的听觉变得异常敏感。她喜欢盯着黑暗幻想她周遭的景象、墙壁的距离和房顶的高度。

灯灭后片刻，她心中涌起一股奇怪的感觉、一种她很久都没有体

会过的感觉。

希望。

她知道那个男人的体型、身高和体重。她知道那个男人手上的茧和他腹部那条又长又宽的疤痕。她知道那个男人肱二头肌的维度和呼吸中混杂着香烟和啤酒的味道。

奇怪的是在她放弃这么久之后，她的心中竟然会再次燃起逃跑的冲动。也许一直以来，她只是处于自己的蛰伏期里，她在潜意识中一直都在等待合适的时机、等待命运的天平向她倾斜、等待手握优势的那一刻。

她对黑暗的敏感要远超常人。

这并不是某种神秘能力。就像是生活在完全无光的世界里的裸鼹鼠一样，一段时间后，黑暗根本就不是障碍。

那个男人左腰间挂着一把泰瑟枪，她并不熟悉那把枪的型号，但是那把枪对她的无数次折磨已经教会了她需要知道的所有信息。黑暗中，她计算出与那个男人的距离，然后猛地站起来、扑了过去。她一手扒开男人的手枪皮套、拔出了泰瑟枪。

她按住“启动”按钮。嗡地一声，那把枪立刻运转起来。男人伸手抓她的时候，她感到一股气流迎面扑来。

像手拿长剑的斗士一样，她将枪口对准男人的胸口，然后扣响了扳机。那个男人不自控地发出一声呜咽，随即倒地，在她脚边抽搐不止。

她绕过男人倒下的躯体，颠簸着朝楼梯口冲去。当她握住那条木质楼梯的扶手时，步伐才稳健了些许。

她花了无数个日夜收集楼上的动静，分析他摘下手枪皮套时的走路方式和手枪撞上桌角的声音。

她伸出双臂，东跌西撞地往上爬。来到厨房后，她在桌上摸索一通，找到了她想要的东西。

她扔下泰瑟枪，打开了另一个手枪皮套，然后拔出了里面的武器。从重量和形状来看，这把枪似乎是0.4英寸口径的史密斯威森手枪——警局的标配。

她的身后传来了嗵嗵的脚步声。

她来不及检查弹匣，两手握稳手枪的同时耳朵追踪楼下传来的脚步声。她听到螃蟹般的步伐和急促的呼吸，意识到那个愤怒的男人正在向她逼近。

她扣响扳机，一共三次，每一枪都在黑暗中留下一撮火花。灼热的空弹壳落在她赤裸的双脚边，火药味扑进她的鼻孔。

那个男人发出一声低吼，哗啦一声坠下了楼梯。

现在我可以回家了。

她转过身，凭直觉找到了房子的后门，然后拧开了门锁。

现在是冬季。

她没料到现在是冬季。那种严寒让她感到窒息。

她的理智催促她快跑。然而，她还是强迫自己走回了厨房。把门旁的衣帽架搜索了一通后，她找到了一件厚帆布夹克。她用夹克裹住自己赤裸的身体，将拉链从膝盖拉到下巴，然后又从其中一个大口袋里拽出一个绒线帽戴到头上，压住自己潮湿的头发。

一切都带着那个男人的味道。突然间，她的心中涌起了一阵意外的悲伤。她做得对么？她应该杀了他么？

她蹬上一双超大的靴子，把枪塞进口袋，然后头也不回地跑出了屋子。

家。

去找另外一个男人。一个她想不起名字的男人。但是，她记得他的脸。不仅是脸，她还记得他的抚摸和微笑。

她走过的房屋没有一间开着灯，就连路灯也不见一盏，星星没有，月亮也没有。拿她从前的话来说，这种现象叫作断电。

她拖着脚移动以免靴子掉下来。双腿已被冻僵的事实，她丝毫不在意，现在，她感觉挺好。

一辆车出现在她身后，向她驶来，汽车的前光灯照亮了那条两侧堆满积雪的街道。她裹紧大衣，继续往前走。

那辆车在十字路口停下来时，她看出那是一辆出租车。

她立马追上去，打开后车门，坐进了车厢后座。

下一刻，她的大脑陷入了纠结当中。从前的生活授予她的认知依旧残留在她的体内。她知道她应该设法联系警察。她想过是否要把自己的遭遇告诉司机，但是她不愿分享有关自己的一丝一毫。现在，她的心里只有立刻回家。

司机一阵反胃，回头瞥了她一眼，他立刻大骂道：“见鬼了！出去！快滚出去！我不载要饭的！”

她绝对不会下车的。想赶她下车，绝对不可能！

“我家。我要去的地方是……”

她的声音在车厢里显得十分奇怪，和她在地下室的小隔间里自言自语的时候完全不同。那种声音空洞无力，而此刻，她几乎感觉得出有股声波正在跃出车厢。她还听到了回声，那种尽管尖锐、刺耳，但是和她的声线无比和谐的声音。先前那间牢房密不透音而现在这个车厢则没有任何抑制感官的东西。每当她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她都感到无比煎熬。人们怎么忍受得了这个世界上的各种振动、各种气味？她腿下的座位因为太久没有更换而产生的黏浊感让她恶心，挂在后视

镜上的清新剂灼烧她的肺部、刺激她的泪腺。

她从夹克中掏出枪，指着那个司机。“开车。”她把地址报给了他。地址突然出现在她的脑中，仿佛昨天刚刚用过。

司机驱车前往她口中的地点。

当她看到那栋复式公寓的时候，她再次感到眼睛刺痛、喉咙发干。这一次是因为高兴，是因为解脱。他会站在门口，一把搂住她，将她紧紧地拥入怀里。他可能会哭，然后她会安慰他自己一切都好。然后他们会抱在一起，很久很久。之后，他会为她煮些食物、会用喜悦和宠溺的眼神看着她……

这个梦她记得清清楚楚是因为她实在幻想过太多次了。她几乎每天都会在海脑中像电影一样将它播放一遍，通常会有细微的差别，但是内容大致相同。

司机在大街中央停车。出租车没有出现在她臆想的“电影”里，所以她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下车之后，当她还在犹豫是否应该向司机索取发票的时候，他早已叱溜一声消失在道路的尽头。司机消失的那秒起，他就彻底离开了她的世界。

她站在街道中央，仔细端详着眼前那栋位列一排房屋之中的复式公寓的黑色轮廓。

这就是她的家。

沿着这样熟悉的小路，踏上这样熟悉的台阶，走到这样熟悉的门廊前，这感觉实在是太怪了！她试了试大门的把手，又敲了敲门。大门打开时，蜡烛光照亮了两张脸——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现在，她想起了他的名字。

埃里克。

她在等他认出自己，等待故事按照她在脑中排练了无数次的情节

展开。但是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站在那里，脸上写满了疑问。

“是我。”她终于开口了。这两个字仿佛可以解释一切。没错，这两个字应该可以解释一切。

她的声音在室外听起来更加奇怪，就好像她的话可能会被冰冷的空气给卷走一样。这种感觉非第一次造访地球的外星人莫属。

他呆呆地盯着她看了大概几分钟的时间，然后他的表情逐渐起了变化，各种情绪交替浮现在他的脸上。最终，他的脸定格在了惊讶上。

她有些难为情地伸手碰了碰自己那一长绺潮湿的头发。这是她几个月里第一次好奇自己的模样。

“朱迪？”他的语调满是怀疑。

朱迪——从前，大家都这样叫她。她早就忘了。这怎么会忘？真的是太蠢了！

她的名字在空中飘荡。那些她苦苦坚守、支撑她活下去的美好时光突然浮现——周日的清晨，享受两人世界的甜蜜，然后来到咖啡馆继续分享阳光和拿铁。

“我到家了。”她正在解释一些不必解释的东西。她失踪了，现在她又回来了。

他瞥了一眼身边的女人。

过去的这段时间里，她学会了如何解读地下室的那个男人。当他的到来变成人生中唯一的刺激时，想要读懂他的每次眨眼、呼吸、转头就变得容易起来。现在，此刻，她正在阅读眼前这个男人——不仅仅是他的表情，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一些蕴含在他细胞内的东西。现在，她确信自己幻想了这么久的情节是不会上演了。

他们是一对。

这个女人很可能就睡在朱迪的床上，甚至还穿过她的衣服。

“看来你没花多久就找到新的人了啊。”朱迪说。如果她对此有所准备，她的措辞可能会得体一些。

他欲言又止，一番挣扎后吐出了三个字：“三年了。”

她眨了眨眼，回忆起牢房里的生活。她本应该反驳他，告诉他自己在里面待了几个月，而不是几年。他在撒谎。因为他有了新的女友，他正在试图掩盖自己的背叛。“不可能……”她不利索地摇了摇头，颤抖着否定他口中的期限，然而她心底里明白错的人是自己，而不是埃里克。

他的眼神悲伤极了，烛光下闪着泪光。没错，是眼泪。
“真的。”

他是一个体贴的好男人。这一点她始终没忘。“你等了我多久？”

现在，他看起来十分惭愧，就好像随时都会放声大哭一样。她不想看到那样的场景。

“一年。”他答道。

因为无法应对他的悲伤，她尝试口头安慰：“没关系。”可随后，她又随口补充道：“反正我再也不想被男人碰了。”

她的言下之意对他来说是一波更强的冲击。“对不起，朱迪。”

现在他的脸上除了悲伤又多了一些别样的表情。曾经那个眼中只有宠溺和爱意的男人现在正在用一种惋惜中夹杂着反感的眼神看着她。

那种惋惜她可能理解得了，那种反感她始终想不明白。

“今天晚上，我杀了一个人。”她说道，“我杀了他，所以能够回来找你。”说完，她转身跑开。

那个她刚刚才想起名字的男人正在身后喊她，但是她并没有停下脚步。她再次融入黑暗之中。最可怕的是，有那么几个瞬间，她甚至在考虑要不要回到那间地下室，回到那间牢房，回到那个死掉的男人身边。她几乎已经开始后悔了——要是没有杀掉那个人就好了。

不过，对她来说，还有一个地方可去——还剩一个、唯一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她对这个地方再熟悉不过。黑暗中，她拐过街角，朝市区和明尼阿波利斯警局的方向走去。

第二章

“有个女人非要说她在这里工作。”警官迈拉·内特尔斯站在明尼阿波利斯警局凶案组办公室的门口。“她被前台拦住了。”警探尤赖厄·阿什比显然没有工夫和一个疯子周旋，但是此刻前台正在上演一场该死的“末日浩劫”。尤赖厄本来的工作并不是分配任务，但是局长薇薇安·奥尔特加让他在同事们都外出巡逻的时候暂时接管这项工作。“我觉得你能够搞定这个人。”他对内特尔斯说。

紧急照明系统已经启动。每次发生全市断电的时候，它都会启动。断电现象开始于一年以前，当时城市的一个核心变电站发生爆炸着火，城市的电力随后开始出现供应不足的现象。这起事件余波难了，因为现存的变电站负荷过重，城市断电变得愈发频繁。每次停电期都是对烧杀抢掠的一封公开邀请信。过去许多年里，类似的现象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其中要数1977年的纽约城断电最为恶劣。近些年来，最为严重的非飓风卡特琳娜席卷后的新奥尔良莫属。黑暗怂恿投机者犯罪。对于明尼阿波利斯来说，断电的噩梦远未结束。至少六个月里，新的变电站是没有建造并投入使用的希望了。

“她说她叫朱迪·方丹。”

这引起了尤赖厄的注意。“方丹？你确定？”

“我只是在转述她的话。”迈拉耸了耸肩。

“带她过来。”

不一会儿，迈拉再次出现，一个女人跟在她的身后。“她带着一把史密斯威森手枪。”

尤赖厄从未见过方丹，但是他看过许多照片和媒体报道，所以他确信眼前这个人不可能是那个被警方认定为死亡的失踪警察。“她不是方丹警官。”尤赖厄斩钉截铁地说。

方丹和他年纪相仿，今年应该三十五岁左右。这个女人看起来非常老，而且她的发色很浅，不是方丹的棕色。

所以她就是一个流浪女而已，一个精神失常的流浪女。鉴于这个精神极其不稳定的女人携带武器并且试图闯进这里……“先把她关起来，”尤赖厄说，“给她一些食物，再给她一条毛毯。我待会儿再来处理。”他觉得还需要进一步审问才能得知是否有必要拘留这个女人。牢房是现成的，名叫亨内平县监狱。这是“断电时代”的产物，也是城市的“新地标”。天知道超过半数的囚犯真正需要的是精神治疗而不是蹲监狱，但是拜几年前州精神病院关闭所赐，这种想法只能想想而已了。

迈拉把那个女人的双手拉到身后，咔嚓一声扣上了手铐。那个女人神情恍惚，直勾勾地盯着尤赖厄。“你是我的继任么？”她问道。

外面的疯子已经够多了。尤赖厄挥了挥手，示意迈拉把她带走。消防队整天收到成千上万的求救电话，他们能够及时处理的十分有限。所以对他们来说，当务之急是确定哪些房子就算烧成灰也没什么大碍。这个道理大家早已了然于胸。

“等等。”警察都知道绑架案的受害者，也就是人质可能在短时

间内发生巨大的变化。当他们重返社会的时候，他们的容貌会变得判若两人，有时候甚至连他们的亲友也难以辨别。“带她回来。”

迈拉把那个女人转了个身，推了她一下，示意她往回走。

“你的办公桌在哪儿？”尤赖厄问道，“带我过去。”

她越过尤赖厄，拖着不合脚的靴子大步朝前走，留下一串沉闷而坚实的脚步声。

局长办公室通体玻璃建造，位置隐蔽。其余职员的办公桌则四散在办公室内。这是间开放式办公室，没有隔间。办公室一侧是一排窗户，可以用来俯瞰城市街道。如果天气晴朗，大把阳光会从窗户洒进。如果有人热爱园艺，在这里放上几株植物，绝对能够茁壮成长。有些警官甚至在照片墙的墙角也种了些花花草草。

她朝一张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办公桌点了点头。这张桌子上没有照片也没有相框。她说道：“这是我的搭档——格兰特·王。”接着，她又朝另一个方向点了点头，“珍妮·卡莱尔。”她继续往前走了几步。“就是这里。”

那个桌子属于警官卡罗琳·麦金托什。她是新晋职员，也是一位单身母亲。如果不是急需人手，警局应该不会雇佣她。尤赖厄的搭档退休了，局长于是推荐卡罗琳接替。尤赖厄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卡罗琳的心思并不在工作上，她有约不完的会，上班也经常迟到。尤赖厄难以忍受自己的搭档是如此不靠谱的一个人。有时候他甚至怀疑卡罗琳在勾引自己。对此，他也难以招架。

“最近有没有遇到合适的人？”每次和母亲通话，她总会问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恋爱是最无关紧要的事。

一个在大街上游荡的流浪女怎么可能找得到方丹的桌子？尤赖厄盯着眼前这个女人，仔细地打量着她。当他看到那件松垮的大衣和那